

記在明處的賬



人與事

姚文冬

魯迅先生在小說《孔乙己》裏寫咸亨酒店記錄欠賬：「雖然間或沒有現錢，暫時記在粉板上，但不出一月，定然還清，從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。」

「暫時記在粉板上」，讓我想起老家的小賣店，牆上也掛一塊小黑板，用粉筆記錄欠賬，如：「三月五日，王三賒山楂罐頭一瓶，一元六角。」通常，「賒」寫成「余」、「罐頭」寫成「貫頭」、「瓶」寫成「并」，但一目了然，都看得懂。小賣店是村莊人氣聚集的公共場所，如此把賬記在明處，似乎冒犯了隱私，但沒人覺得不妥。改日王三還了賬，店主就會從小黑板上抹去這行字。若日久未還，這行字的上下，便會出現新的記賬。粉筆字也會變舊，時間長了就不再顯白，還真成了「陳賬」。

普通人家也這樣記賬，用粉筆或鉛筆寫在牆上，也有用鐵釘生往牆上刻的。我在鄰居家就看到過被炕煙熏黑的牆上密麻麻的記賬，如：「某月某日，某某借走五元。」是習慣使然，還是藉此提醒借錢人？因為能張口借錢的人，也必是常來串門的，抬眼可見。許是地震改變了這個習慣？被夷為平地的小鎮重新建立，家家新房白牆，怎能亂寫亂畫？於是多數人家把賬記在月份牌上，這樣連日期也省了。

父親在一個軟皮本上記賬，大多數都用筆勾掉了，那條銷賬的橫線，墨跡與記賬的那行字顏色是不一樣的，顏色變換間，肯定是隔着一段歲月。

髮小大海問我借錢急用，我說沒有，但非常大方地說，找我爸借吧。好像父親是專業放貸人。他果然借到了，幾天後還給了我。我見錢眼開，佔為己有。過了兩年，聽

母親嘟囔，大海還沒還錢？這兩年看他買這又買那，不像缺錢的。父親說再等等。我腦袋轟一下，忙說他早還了，還給了我。母親頓時變了臉色，說你爸還記着人家的賬呢！父親眉頭緊蹙，但看上去不像生氣，而是難受。我心虛，說不就兩百塊錢嗎，我花了不一樣嗎？母親說這是兩回事，你爸以為大海欠不還，又不好意思要，都懷疑他的品行了。竟誤會了人家兩年，父親能不難受？我羞愧不已，心想，若是把賬記在牆上就好了，就不會有誤會，因為大海常來我家串門。

跟父親要好的一位叔叔突發意外去世，但我照常給孀子拜年，可孀子並不熱情，這種關係於我漸成雞肋，有年春節我因故沒去，便借勢斷了，為此，我常感愧疚，覺得自己有人走茶涼的勢利。多年後，跟父親說起，父親說，也不要過於內疚，我們也算對得起她了。這才知道，叔叔生前借過父親一筆錢，且不是小數，他的突然去世，使這筆錢成了死賬。我問，孀子不知道嗎？父親搖頭說，這麼多年了，她應該不知道這筆賬，所以沒法跟她開口，如果她知道，卻不主動還，就更沒法要了。

不知父親是否讀過《孔乙己》，孔乙己雖然品行好，最後還是欠下一筆債：「到了年關，掌櫃取下粉板說，『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！』」到第二年的端午，又說『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！』到中秋可是沒有說，再到年關也沒有看見他。」何況那還是記在明處的賬呢。父親肯定是想，相比叔叔的不幸，還有曾經的情誼，一筆欠債顯得微不足道，雖然因為那筆錢，我家那幾年過得十分拮据。

現在想來，那把賬記在明處的歲月真好。那不僅是一種記賬方式，更是一種民風，那年月窮就是窮，富就是富，但從沒聽說有誰賴過賬。



自由談

李憶君

來是指有香氣的花蕊，用到女子的身上，合該是指美吧。而一顆芳心靜如水，該是沒指望了，節哀順變吧。

由此總會想到兩個女子，一個是祝英台，另一個是白娘子白素貞。心思細密感情豐富的祝英台，怎麼就這樣死心眼？如果她早點覺悟，或許就不會死得那麼冤。再說那個着墨極少的馬文才，我們也不知他與梁山伯有何不同，因而也有人慨嘆說：怎麼就一口咬定，馬文才一定不比梁山伯好？

而那白素貞，若能安分做一條蛇，說

一

記得很久以前，有一首歌叫《芳心靜如水》。每次聽到都按捺不住聯想。稱女子的心為芳心，是什麼意思？是指香還是美？芳心本

二

誰人的心底沒有浪漫的憶念。平日為生活忙碌，被瑣事牽絆，少有想起。有並不等於忘記。而浪漫是有條件的，首先要有閒情。想起舊情人算不算浪漫？算吧。凡是不曾忘記的都是心裏惦念的。浪漫亦然。少時常聽到一首粵語歌，「愛因早種，偏葬恨海裏，離合一切亦有緣分。」從不甚了了到滾瓜爛熟，反正就是記住了。隨着年齡的增長，慢慢地聽明白了，是一個女子的感嘆，說是因為「愛因早種」，所以成不了眷屬，深情葬了恨海。

心裏的怨恨，哀傷而纏綿，讓她感覺不平，聲聲含恨。然而，得不到的是最好的。雖怨，也恨，卻放在心上，埋在最深處，久久掏出來憶念一下，傷自己的心。

人生有此欠缺，是頗美滿的。不然偶有閒情做什麼好呢？夜來幽夢忽還鄉，剎那間的浪漫不就是那些灰煙滅滅的舊情麼。

手機號碼



▲天壇公園是遊北京的熱門景點之一。

新華社

在涿州買了一套房子，都已經裝修好幾年了，兒子準備結婚，我們在乎他，離着近點兒，一起搭幫過日子，也有個熱乎氣。你看我來北京這麼多年了，光幹活兒了，北京的公園，一個也沒來過呢。這不，我就想離開北京前，把北京幾個主要的公園都逛逛！

我問：怎麼沒把你媳婦帶來一起逛逛呢？

她呀，着急兒子的婚事，早早先回涿州忙乎去了。

我誇他：你厲害呢！這三十多年，娶了媳婦，買了車，培養兒子上了大學，還買了一套房子。有多少人能趕得上你？

說起房子，他的臉上立刻放光，對我說起他買房子的光榮歷史。他確實是個能人，北漂的外地人不少，能趕上他的，不多。他剛買房子時，說好的管道煤氣沒通，每家只發了一個煤氣罐。一幫業主不幹了，整天圍着物業鬧，沒用。他找到了縣委書記的電話，他對我說：這個新來的縣委書記不錯，把他的手機號碼公布了，他用手機一打還真的就打通了。縣委書記發話，沒多久，管道煤氣通了。

他成了小區的能人，只要從北京一回涿州，小區的業主就找他。他帮助大家完成了第二件大事，小區自來水一直

沒通，開發商自己挖了一口井，大家一直喝沒有經過處理的地下水，但按照自來水標準收錢。他又給縣委書記打電話，還真的很快又通了，問題又迎刃而解。

我有些不大相信，這麼順利，給縣委書記打個電話，什麼事情就都辦成了？他的手機這麼神奇，有特異功能怎麼着？

他眨着有些詭秘的眼睛，衝我笑了笑，說：我的手機沒有特異功能，但我的手機是北京的號。我們小區的業主也給縣委書記、給市長打過電話，都打不通，因為是當地的手機號碼。縣委書記一看，是北京의號碼，以為是北京什麼人或者上級什麼部門的電話，他就是猶豫一下，也得接，怕不接萬一真有事就麻煩！你說是不是這個心理？

說得我不住大笑，連連對他說：你可真行，心理學家呀！

他擺擺手說：哪裏，也得說我碰上的縣委書記人好，給老百姓辦事！

說痛快了，他起身要走了，我問他接着去哪兒轉轉？他說：下午去北海。他的小車停在東門了，從天壇到北海不遠，昨天去了頤和園和圓明園，明天就開車回涿州了。

北京，拜拜了您呢！他揚揚手，最後對我說。

古代服飾復原動態展



市井萬象

中新社

日前，「北京地區考古出土服飾形象復原動態展示」亮相北京什剎海荷花市場遊船碼頭。北京聯合大學考古研究院從北京地區重大考古發現中，篩選出16件文物作為展示主題，復原製作其中包含的服飾形象、傢具、器物等內容，形成「北京地區考古出土服飾形象復原動態展示」。



時代需要讀書博主



如是我見

陳安

對我們老一代人而言，「視頻」、「博主」這些詞很晚進入腦子。年輕人早已在「刷屏刷屏」，我們還遲疑問道：「刷什麼屏啊？」至於「博主」，網上查查，才知道是在網絡場景中傳播信息的人。

如今視頻已社會化，社會已視頻化，既然這樣，我們也戴上老花鏡，開始刷屏。視頻裏有地理歷史、文化藝術、醫療衛生等知識，儘管碎片化、淺顯化，有的甚至低俗化，但畢竟直觀、生動、形象，吸人眼球。對老人而言，音樂舞蹈、養生健壽等視頻，都有益於身心健康。

然而，社會視頻化，不就意味着電子時代圖像化的徹底深化嗎？紙質書不就被拋到更遙遠、更隱蔽之處，讀書人不就更寥若晨星了嗎？正在憂慮之際，有一位年輕的視頻讀書博主使我相信視頻也是提倡讀書、推薦好書的平台，許多名著、新作，經博主鄭重推出，都可出現在我們眼前。

這位讀書博主就是「趙健讀書日」主持人。他是九〇後年輕人，外貌清秀，有豐

富的文史知識和深沉的人文感情。他從小就愛讀書，是能背誦大量古詩詞和古文的神童，長大後一直博覽群書，每日必讀半天書；讀中學時他樂於當圖書館義務管理員，大學時期以書會友，創辦讀書會，甚至把讀書會辦到南京萬人體育場，邀來全國多位著名作家，後來發展成為一年一度的跨年詩會；他也曾和朋友們合辦一個大書店，可惜遇上新冠疫情，連連虧損。

後來，趙健重振旗鼓，開始新的旅程——製作讀書視頻，採訪、撰稿、講演、拍攝、剪輯，晝夜忙碌，費心勞神，從不溫不火一直做到鮮亮紅火，招攬大批觀眾，其中包括我這個遠在紐約的老人。「趙健讀書日」所展現的內容，其生動流利的講演，真摯熱誠的感情，簡樸美好的場景，真使我願意把這個讀書日一天一天地讀下去。我相信，今天凡是為讀書危機擔心的人，在看了這個視頻節目後都會有所感慨，相信現在我們還有很多愛讀書的年輕人，相信我們會有一代懂得讀書影響自己也影響世界而勤奮讀

書的新人。

趙健自己熱愛讀書，也是愛寫書的人，愛出版書的人，愛開辦書店的人，便一定要寫寫他們，說說他們。

龍年吉日，趙健專去蘇州給一位九十九歲老人拜年。這位期頤老翁獨自守望一家有一百三十年歷史的古籍書店，應是全國最長壽的書店店主，章太炎、葉聖陶和錢穆都曾是店裏的常客。他對趙健說：「書和人一樣，都有陰晴圓缺，只要挨過冬天，便會迎來春天。讀書讀到最後就是為了更寬容地理解這個世界的複雜。」

不忘老人，更不忘推薦新書。趙健拿出一本《湖南出版五先生》，介紹五位出版先生挨過寒冷的冬天，終於迎來嶽麓山上杜鵑花綻放的春天，編著出《走向世界叢書》等一批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圖書。趙健感慨說：「如果出版是人類衝出黑暗和愚昧的火把，那麼出版人就是舉着火把跑在最前面的人。」

還有不少默默無聞的人和不見經傳的